

不可思“疫”

又像又不像《东京爱情故事》那首经典的主题曲《突如其来的爱情》，新型冠状病毒，没有爱情，只有繁殖，又突如其来，引出多人染病，多地按下快捷键。如此结果，滥觞于小得看不见的细菌，或多或少，有些不可思“疫”。说是不可思“疫”，其实又无可非“疫”。就像把凶残写在脸上的魔鬼，病毒（Virus）如其名，无歧视，读起来——歪啊，我们（us），即在大家中间歪来歪去，蔓延于人间，流行于海内。无论你的年龄、性别、肤色、国籍，病毒歪到谁，谁更容易歪下去。

病毒入侵，不可否认；举国战“疫”，也正如火如荼。情已如此，不可思“疫”的事居然

不少。由于病毒宿主——动物的存在，文化与科学，南辕北辙，互不兼容。说起蝙蝠，我就会想起手边的《福海图》——两只灰色蝙蝠翱翔于海上。如摹画家袁宣祝福杨太夫人七十大寿，创作此画。蝠音如福，于古人眼中，蝙蝠是福气的象征。有甚者，绘画五只蝙蝠，预示五福临门；抑或如同《抱朴子》所示，食用千年蝙蝠，好比唐僧肉入口，万福齐天，长生不老。因此古人吃蝙蝠，无须大吃一惊；可是今人吃蝙蝠，即使吃不饱，倒真是“小”吃一惊——罹患肺炎。在传统文化中，蝙蝠尽善尽美，一身福气；在科学家眼中，蝙蝠穷凶极恶，一身病毒。就像自身的灰色，又习惯夜行，蝙蝠传播病毒的罪行，跳

进黄河也洗不白。蝙蝠的价值，瞬间巨变，令人措手不及。

比起蝙蝠的价值演变，人性更加不可思“疫”。时刻越至暗，人性越显露。病毒逼人，党员干部，积极应对；医生护士，冲上“疫”线；爱心人士，捐钱捐物：彰显人性大美，奏响时代金曲。他们是别样的不可思“疫”——时时刻刻无不思索着如何控制疫情，拯救病患。有美就有恶。些许感控专家，有疫无情——掌握疫情，搜集数据，撰写论文，无情无爱，不先积极研究疫苗、特效药；些许患者，有疫无义——故意参加宴席，偷偷吐痰，传播病毒；些许民众，有疫无法——竟然挖路断桥，防止人员出入。党员有

党性，人类有人性——这是入党做人的底线。人拒守道德底线，就会像不穿衣服的病毒，赤裸裸地危害世人。望着他们的行为，在二十世纪的星空下，我仿佛落入思想的明沟里，彻夜难眠。

春天已经来了，夏天还会远吗？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医护人员，无不怀揣着春天的希望，夏天的热情，积极大战病毒——结束疫情，指日可待。告别疫情，生存下来，是绝大多数人必然的结果。不过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留言后人：“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思考，而不只在于生存。”那么疫情过后，我们是否应该认真地反思部分不可思“疫”的行为呢？



七律·送瘟神

□陆云武

瘟邪肆虐源荆楚，万户齐醒在岁初。赤县巨拳凶煞抖，白衣妙手恶魔祛。
莫言今日新冠起，且忆曩时非典除。待得费仙乘鹤过，惊叹人世胜青虚。

宅家微运动

□黄畔

疫情突如其来，宜昌继从1月24日腊月三十下午封城之后，各住宅小区也开始实行封闭管理，严控人员车辆出入。

从年初一到初十，我总计出过三次门，只是下楼扔垃圾，去药店买药。宅在家里，除了关注疫情变化，学习防护知识之外，可做的事情也很多，阅读，观影，追剧，听音乐，看电视，做美食……当然，最不可或缺的应该是运动。宅家微运动，既可防止体重秤上的数字上涨，保持美好形象，以待春暖花开的相聚，也能增强胃肠道蠕动，帮助消化，这是春节吃喝玩乐时最必需的。

爱美的女友除了天天为家人做饭做家务之外，时刻不忘运动。那天，她转发了一则段子：之前我的愿望是如果有下辈子，我想当一头猪，吃了睡，睡了吃，现在我体会到了，其实当一头猪也不容易。然后又发了在家自放音乐跳操的视频给我，说虽然不能出门，也不能真的像猪一样。今天又在朋友圈里说：跳了40分钟绳，流了一身汗，现在神清气爽，生命在于运动。看看她就会明白，随时随地，只要愿意，就可以运动。

一位痴迷瑜伽的朋友，之前每周至少要上3次课，如今被困在家里，待了几天便觉全身发紧，需要放松拉伸。她拿出瑜伽垫，打开音乐，按照平时老师教授的内容，自行练习半小时。虽然没有老师的口令和引导，没有左右同修的陪伴，只不过练了半小时，她觉得舒爽了许多。

我家先生是个网球迷，正好在家看澳大利亞网球公开赛，一边看一边和球友在微信上交流，也是不亦乐乎。那天看到王蔷胜了小威廉姆斯，开心得不行，球友忍不住手痒，想约人上球场切磋球技。大家都说，非常时期，还是要忍住，等疫情过去，再相约打个痛快。不能出门，我家先生也有办法——拿了球拍在门厅宽敞处练习挥拍，正反手各一百个，然后慢动作琢磨标准发球动作，练习网前截击。他不仅自己练，还迫不及待地感悟传授给我，拉着我一起练，说不能整天翻手机看电视看书，还得想办法动起来。朋友说她家老公也是在家拿着羽毛球拍颠球，熟悉球感。对于运动痴迷者来说，空间是无法限制他的。

我先生又突然想起来几年前练过的五禽戏，说华佗真是高明，模仿虎、鹿、猿、熊、鹤五种动物的动作和神态，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终生医疗健身操。我也想起跟同事学到的拍手抬腿拍膝盖的动作，说是既可拍打穴位，也是冬日暖身的好办法。于是二人练起来，不多时便感觉发热，全身通泰。

这几日，网上相传简单易学的居家健身视频越来越多，湖北省体育局等几家单位也在正月初七发出提倡居家科学健身的倡议书，有疫情结束后适时以家庭为单位，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相关“微运动”赛事活动的内容。突然想起范晓萱演唱的《健康歌》，不禁哼唱起来：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觉得还有一句歌词在此时此刻看来，真是简单又深刻：“健康的人快乐多”。

二月，我在离家很远的地方

□孙同林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的时候，我身在深圳。隔离。身居小区斗室之中，但我的心却早飞了出去，飞回两千公里外的老家，飞到我的那些朋友、同事身边。

天天看新闻，新冠肺炎疫情在继续，感染者的数目仍在增加。

我看新闻最多的是江苏的，是南通的，如东的，至于老家袁庄镇消息，大多从朋友们那里了解，从朋友们的微信上获悉。得知老家的疫情没有深圳严重，我深感欣慰。

忽然收到一条消息，老家附近的古镇栟茶有一位春节前从武汉返乡的人发现体内带有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被隔离治疗。紧接着又得知，如皋市的东陈镇某工程老板一家人感染病毒，这更令我不安。因为，栟茶镇在老家的东边，东陈镇在老家的西边，而且，东陈镇比栟茶靠得更近，它与袁庄毗邻，这无形给老家带来更大危险。病毒是隐形的，无法看到，而这两个病毒携带者不知道他们去了哪些地方，都接触了哪些人？有没有到过我们镇上？我立即发微信或打电话给一众亲友，叮嘱他们一定要响应政府的号召，坚持在家，自觉隔离，不要出门，非得出门户必须佩戴口罩。有的亲戚还不以为然，说我有点大惊小怪。不管他们持什么态度，我坚持宣传隔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正当我在为家乡人担忧的时候，传来消息，就在我们的小区这栋楼上住着两户湖北人，而且有一户春节期间还回过湖北一趟，这是小区居民后来才发现的，看到他湖北号牌的车过年后又出现在小区里了。小区居民出现了骚动，但小区物业只是让他们做了暂时的隔离和相关检查，这让小区居民多了几分担心和警惕，生活中更是小心翼翼。

隔离的日子是难熬的。我天天站在楼上，从小窗望出去，看不大的天空，一天，又一天。尽管不远处的一栋楼遮住了我的视线，但这并不影响我的臆想空间，我知道梧桐山四季葱绿，现在依然青碧，深圳国际植物园仍然郁郁葱葱，大街小巷的路灯每晚仍然按时亮起，尽管城市宽大的街道上不见

了车流人流，但高楼大厦还在，它们没有生病，道路两侧的树木没有生病，这个城市也没有生病，独独是城里有人生病了，或者说，生病的只是人。

隔离的日子也蛮好的。正可以利用它理直气壮地读书，《学习强国》里面有几篇有声读物还是值得听听的，比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老舍的《四世同堂》等等，在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里有这样几段话，听来会让人生出沉思和叹喟：

“在白天对什么都不动感情是极为容易的，但在夜晚就是另外一回事。”是的，这正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感受。

“你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但你还是你。你没法从自己的身体里面逃出去。”想来海明威那时候就知道了今天我的境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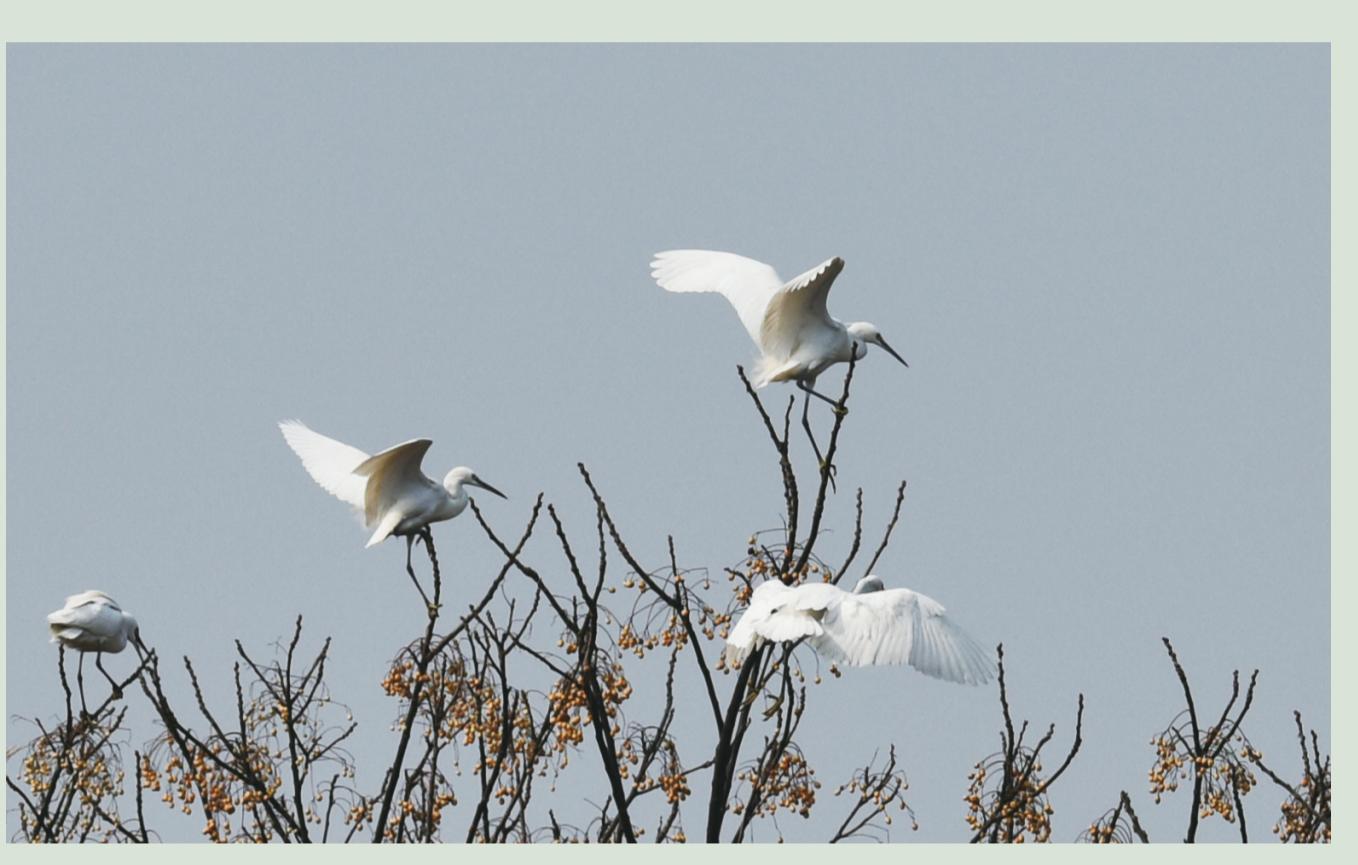
“不同的青春，同样的迷惘。然而，青春会成长，迷惘会散去。黑夜过后，太阳照常升起！”黑夜过后，太阳照常会升起。让人提振、兴奋！

隔离的日子幸喜有微信，时时都收到老家的消息。数千里之外的老家，各村除留下必要的交通要道，其余道路一律封堵，检查过往行人，堵住新冠病毒之源。

前天晚上看到朋友圈的照片，有几幅是几个人走在查堵病毒的路上，照片的背景有点暗，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其中有两张照片上的一位女士，虽然穿着棉衣，戴了口罩，但我还是从她那单薄的身姿和一头秀发上一眼就认了出来，那不是我们镇上的年轻女镇长吗。再看，上传照片的时间是21点45分，这么晚了，她还在进村入户工作，让人感动。老家那边有好几天没有新增病例了，这与地方领导的有力封堵和控制是分不开的。

疫情，让人受累，痛苦，无助，同时，也让人看到许多日常看不到的东西，一篇题为《二月里的断想》的文章上这样写道：“灾难是一面绝好的镜子。”

隔离的这个特殊的二月，我们无法随意走出家门，但我们可以走进自己的心门，与自己好好交谈一番。



雾霭沉沉楚天阔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从先秦时期就风云际会的荆楚之地，一直是我向往。于是2018年的新年，我从长江下游出发，《楚辞》《三国演义》《赤壁赋》，还有无数的唐诗宋词，于千里江山的漫游中一一浮现，我在陌生的人群里呼吸着屈原、诸葛亮、苏轼的气息，在现代风景中辨认出古老的鄂渚荆州、赤壁襄阳……带回来的武汉鸭脖早就吃光了，黄鹤楼的立体剪纸，则一直放在书柜里。

到武汉的第一天，我们从昙华林骑着共享单车去户部巷，吃蔡林记热干面和豆皮，在人潮人海中高高兴兴地喧闹着，那一年武汉冬天暖洋洋的，我们甚至吃了一碗西瓜刨冰。第二天坐轮渡过江去了古德寺，傍晚的时候又坐公交车回到对岸，很多游人还有住在附近的当地人，在长江边或走或站，或缓缓行矣。身后的影壁上题写着毛主席诗词：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因为风吹日晒，字迹已经有点影影绰绰。彼时正在日落，晚霞烧得很好看，我坐在江边的石阶上打开大众点评，准备找一家小馆子，既要有玉奴醺，又要吃武昌鱼。

不远处大桥下正开过一列长长的绿皮火车，大桥和火车的颜色都是旧旧的，在夕照里，像艺术电影的一个慢镜头，江水中的落日，被震得轻轻晃荡起来。那一天到今天，恰好时隔两年，回想起来，鼻头微酸。

这心酸和想念，是因为去过，因为风

突破“常有的经验”

十数年前，有一天一时兴起，想画几笔荷花。没耐心临习画谱，便学那元代的王冕，直接拿了毛笔去荷塘边写生。敝帚自珍，一日拿了习作去托裱，正巧遇上画家某，乃真心趋前请教。名家沉吟良久，说：“画荷梗时，不能三根交叉在一个点上。以后要注意。”此后画荷，我都尽量避免三根交叉在一个点上，但同时又心生疑问：“自然界中难道也如此吗？古今那些大家也都如此吗？”仔细留心了几回，发现古今画荷大家确实不太愿意让三根交叉于一点，虽然也有例外；在荷塘边观察，如果多换几个角度，则常有三根交叉于一点者。

又有一回，有人教我如何画水草：如何疏如何密，如何穿插。一一照办后，觉画面似曾相识，后笑曰：此即“芥子园”矣。早上或黄昏散步的时候，留心岸边树下野草的长法，常常分不清疏密长短。有一回经停杭

州，看吴茀之画展，发觉吴茀老画野草，一味蓬勃，很少运用穿插疏密技法，反复琢磨，感到如此似更为真切。后来在北京又看到几件吴昌硕的“风景速写”，多写实际感受，颇不讲究“画法”，乃悟石涛所谓“一画之法”，应是每作一幅，当创造或选择一种最适合表现此情此景的画法之意。此是“活画”之法。禅家寻找“真如本性”，大约亦同此意。一流的画法当从生活中出，而不是从画谱中来。现成的技法固然是助君入门之捷径，于教条者则等同于陷阱，于活学者则是帮助飞翔之双翼。

朱自清散文名篇《荷塘月色》发表后，有读者陈少白向他指出：“蝉子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问了好几个朋友，都说陈少白的话不错。又向昆虫学家请教，昆虫学家尽管找到了一个蝉子夜晚鸣叫的记载，但也不敢否认陈少白的话。心里存了

这个疑问的朱自清，后来又有两回亲耳听到了月夜的蝉声，于是写了一篇《关于“月夜蝉声”》的文章，他说：“我们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例如有些夜晚蝉子不叫，推论到所有夜晚蝉子不叫。于是相信这种推论便是真理。”朱自清在文中还提到了宋代王安石《葛溪驿》一诗中关于“月夜蝉声”的句子，历代都有怀疑者，至今仍无定论。

画画虽然与文学和科学有异，但把“常有的经验”推论为“真理”的现象也是很常见的，其后果就是只能“入古”不能“出古”，抄袭复制，面目雷同，情感缺乏。突破常有的经验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即使像王安石、董其昌这样的大师也不例外。董大师70岁那年，梦见草圣张旭，乃尝试以草法入画，作《幽壑图》，人多不识，以为他是“喝多了”。

□杨谓

这个疑问的朱自清，后来又有两回亲耳听到了月夜的蝉声，于是写了一篇《关于“月夜蝉声”》的文章，他说：“我们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例如有些夜晚蝉子不叫，推论到所有夜晚蝉子不叫。于是相信这种推论便是真理。”朱自清在文中还提到了宋代王安石《葛溪驿》一诗中关于“月夜蝉声”的句子，历代都有怀疑者，至今仍无定论。

画画虽然与文学和科学有异，但把“常有的经验”推论为“真理”的现象也是很常见的，其后果就是只能“入古”不能“出古”，抄袭复制，面目雷同，情感缺乏。突破常有的经验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即使像王安石、董其昌这样的大师也不例外。董大师70岁那年，梦见草圣张旭，乃尝试以草法入画，作《幽壑图》，人多不识，以为他是“喝多了”。

□杨谓

这个疑问的朱自清，后来又有两回亲耳听到了月夜的蝉声，于是写了一篇《关于“月夜蝉声”》的文章，他说：“我们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例如有些夜晚蝉子不叫，推论到所有夜晚蝉子不叫。于是相信这种推论便是真理。”朱自清在文中还提到了宋代王安石《葛溪驿》一诗中关于“月夜蝉声”的句子，历代都有怀疑者，至今仍无定论。

画画虽然与文学和科学有异，但把“常有的经验”推论为“真理”的现象也是很常见的，其后果就是只能“入古”不能“出古”，抄袭复制，面目雷同，情感缺乏。突破常有的经验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即使像王安石、董其昌这样的大师也不例外。董大师70岁那年，梦见草圣张旭，乃尝试以草法入画，作《幽壑图》，人多不识，以为他是“喝多了”。